

部长谈 2030 年

谢燕燕，陈颖佳

联合早报，2月2日 2008年

“我的梦想反映了我的忧虑。2030年，如果我还活着，我已经78岁了。医疗保健领域充满机遇和挑战。医药费上涨是全球趋势，我们必须探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美国的医疗保健开销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%，到了2015年，将增加到20%。新加坡的医疗开销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%，但很难维持下去。如果固守同样的方式，医疗开销只会持续增加，直到国内生产总值被医疗开销吞没。

这是生物医学的世纪，人类将对人类基因有更深入地认识，了解哪些基因与疾病有关，从基因找到治疗疾病的方式。如果能够修复有问题的基因，使新加坡人免受疾病困扰，卫生部就可以关门了。我们知道这个梦想是遥不可及，但如果能更了解基因学，我们或许能更接近（免受疾病困扰）的境界。”

——许文远（卫生部长）

“我希望到了2030年，新加坡还能继续取得5%至10%的经济增长。即使无法取得这样的增长，我希望我们的增长率高过全球平均增长率。我们要达到‘新加坡无限’的目标，无论我们多小，资源多么有限，能取得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。

我希望看到‘团结的新加坡’，保持任人唯贤的原则，国人享有社会流动性，建立更强的国家认同感。”

——林瑞生（总理公署部长）

“到了2030年，在战后婴儿潮出生的新加坡人介于60至85岁，我们将会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。

去年12月，我带了家人到日本泡温泉。我和太太在温泉小镇散步时，发现镇内的老人特别多，大把年纪了，仍然辛勤工作，而年轻人都到东京谋生去了。到了2030年，我们的人口结构可能就和这个日本小镇一样。

到了2030年，中国的经济将和美国与欧洲一样庞大，印度的经济规模或许是中国的一半，越南蓬勃发展，美国和欧洲仍然是世界列强。上海、北京、孟买、加尔各答、河内和胡志明市欣欣向荣，我们必须作出调整。如果我们没有引进新血，我们就会像那个日本的温泉小镇……

我们的对策就是吸引（中国和印度）的年轻人，保持开放的文化，让移民能够和本地社会接轨。我们必须接受，新加坡的社会结构不断演变。

新加坡要成为亚洲的伦敦。伦敦并不完全依赖英国的经济，而是与大西洋的经济接轨。新加坡在印度洋和太平洋间，成为世界文化交会点。”

——杨荣文（外交部长）

“展望未来，我们的社会将由移民和本土新加坡人组成，这是新加坡的宿命，我们必须接受。到了2030年，亚洲50%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。我希望新加坡成为环境保护的典范，人们能开心地在此落地生根。”

——雅国（环境与水源部长）